

如何理解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从而实现哲学变革?

杨娟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00872)

摘要: 费尔巴哈之所以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除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之外,其认识论根源主要在于他的哲学的直观性。他的人本主义哲学前提固然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当这一哲学一旦去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就显示出了不可避免的贫乏和抽象。这是因为费尔巴哈对于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它的单纯直观,另一方面局限于纯粹的感觉。所谓“直观”意即消极无为地观察或静止被动地观察。正如《提纲》曾指出的那样,他没有从感性活动即从实践去理解人。《提纲》所强调的人的感性对象和感性活动相统一的实践原则也是《形态》批判费尔巴哈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 费尔巴哈;超越;哲学变革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之前

1845年春天,马克思、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他们认为系统阐述和着手创立自己的新世界观思想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开始着手进行这一工作。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在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和带来的消极作用,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曾经使他们从黑格尔哲学中解放出来的费尔巴哈哲学,由于其人本主义的局限不可能成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只有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新世界观思想体系才可能创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研究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其结果就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提纲》第十条特别是第十一条提出的至理名言实际上宣告了哲学革命变革的来临,《提纲》从根本上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其实质性方面就是马克思确定了感性的、物质的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和认识过程中的根本作用。这使《手稿》中阐述的实践思想真正成为科学。实践的观点作为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所在,成为新哲学形成的基石。这一实践观点既具有历史观的意义和内容,又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和内容,更具有辩证法意义和内容,三者的统一就是科学的社会实践观点。

《提纲》在写作时间上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相隔只有半年左右。马克思当时写下这份提纲并未打算发表,这只是马克思给自己作的一个研究和著述的计划,但是这个并未打算公布于世的计划却包含着重大的、突破性的思想成果,这一点对于《形态》来说尤为重要。获悉,《形态》由对青年黑格尔派及施蒂纳的批判最终扩展到后来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提纲》是批判费尔巴哈的直接继续和彻底完成,而全面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又是促使《形态》创作的直接动因。再者,读《提纲》和《形态》可以知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由《提纲》到《形态》,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历了由几个基本观点到一个初步体系的过程,二者的阐述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范围和系统方面有所差别。

《形态》把批判费尔巴哈放在它所批判的种种德国理论学说的首位,通读《形态》可以知道,批判费尔巴哈的第一章成为全书的核心。由前所述,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了《形态》的诞生。如果没有这一批判,《批判》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著作。

费尔巴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具有影响的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代表。在1845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表现出他们是深受费尔巴哈影响的。但是,由《提纲》开始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到了《形态》则成为全面的、彻底的、在哲学史上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批判。《形态》之所以如此重视批判费尔巴哈,总结来说,概为两点,一是费尔巴哈根本不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对哲学提出的要求;二是费尔巴哈虽然改变了黑格尔哲学长期毒霸哲学界的局面,但又被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加以不同的利用。如果不直接、彻底地批判作为种种德国落后、保守理论学说来源之一的费尔巴哈哲学,就不可能直接扫清世界观哲学创立道路上的障碍,就不可能战胜各种各样的旧世界观而使新世界观思想得以传播。因此,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使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必要前提。

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形态》着重批判的是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抓住了这一点就是抓住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形态》主要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并揭露了它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影响。这种人本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等同于赖以生存的条件和人的存在。“存在是本质的肯定,我的存在是怎样的,我的本质也就是怎样的。”^[1]人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人的本质感到满足的东西。费尔巴哈“在这里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的、活动的人。”^[2]

虽然费尔巴哈有时也谈到人的社会活动并强调人是“社会的人”,但是,他从来未在人的现实生活的高度上来解决人的问题,而只是把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然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可直观的和谐、人的自然实体与人的外在对象的直接统一当成解决人的全部问题所在。这就可以理解,费尔巴哈在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为什么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即“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3]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的本质”、“类”、“抽象物”、“共同性”无非是撇开了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而在观念上、在概念上对人的问题所作的空洞、抽象的规定。就是说,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实际上是关于人的观念、概念或名称。再者,继“人”被抽象之后,又被加以神化。“人”被推上了无可比拟的地位,一部社会历史成了追求和实现纯粹的、所谓真正的人的历史,成了人通过人的自我异化而不断实现自我的历史。《形态》对这种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作了实质性的揭露:“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

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既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6]也正是在人的问题上，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暴露无遗了。

费尔巴哈之所以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除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之外，其认识论根源主要在于他的哲学的直观性。他的人本主义哲学前提固然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当这一哲学一旦去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就显示出了不可避免的贫乏和抽象。这是因为费尔巴哈对于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它的单纯直观，另一方面局限于纯粹的感觉。所谓“直观”意即消极无为地观察或静止被动地观察。正如《提纲》曾指出的那样，他没有从感性活动即从实践去理解人。《提纲》所强调的人的感性对象和感性活动相统一的实践原则也是《形态》批判费尔巴哈的基本原则。

感性世界及对它的认识在不同时代由于社会实践活动的水平而具有不同的内容，然而费尔巴哈却没有看到这种感性对象和感性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具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作为一个不断发展无限上升的过程也就为他所无知。对于千变万化的感性对象（特别是社会的），纯粹的直观是无法认识的。然而，费尔巴哈提出了许多直观，其中就有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现象具有的特殊直观这样的例子。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由于其“直观性”这一主要缺点，决定了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只能是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静态自然观。他所提出的这种直观其实是脱离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直观，是没有发展、没有社会实践的直观。但是，任何直观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孤立的，不可能是在实践活动之外进行的，而只有依靠实践才能存在和发展。

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对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把握只是“单纯直观”，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理解；只是“单纯的感觉”，而不是批判的、实践的把握。所以，他不能把自然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5]

如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从不谈人类世界，而每次都求助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6]在费尔巴哈眼里，自然界“只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始终如一的东西”，不懂得人类生存的自然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7]。实际上，现实的自然界，决非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静态自然界，它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并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

费尔巴哈的直观性是他的形而上学方法的集中反映。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事物的本来面目，但却不能使自己的哲学方法立足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8]费尔巴哈试图在历史观领域中坚持他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试图以纯粹的“人”来代替过去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代表。可是，他却未能理解人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主体，无不使人客体对象带有意识、目的的因素；再者，他夸大了人的自然本质属性而忽略了人社会本性的重要性。最后，他没有看到人这样的感性对象及其感性活动，只有统一在实践的基础上，人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实践活动是解决人的一切问题的根本。这样一来，就使得费尔巴哈在历史观领域一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就会放弃他自身的哲学基本原则，回到自己的头脑里寻找一些观念、概念和想象来描画人，写造人的历史发展。所以，就费尔巴哈的方法论根源来讲，他没有再历史观领域中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更没有运用辩证法。《形态》在辩证法方面击中了费尔巴哈的要害，因为这致命的一击就根除了费尔巴哈代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弊端。

《形态》总结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实质就是“当费尔巴哈是

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9]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所作的费尔巴哈批判的最高概括。显然，不彻底战胜这种旧唯物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整个唯物主义哲学就不可能转向新的历史发展时代。即《形态》在破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之际，也是在立历史唯物主义之时。这种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破”与“立”德关系在《形态》第一卷第一章处处可见。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超出了哲学的范围，这不仅是由于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扩展到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它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在于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特性必然使它从实践上界定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命运以历史的评定。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的结合，深化了对费尔巴哈批判的哲学意义，同时也提高了这种哲学意义自身的科学性。回顾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时期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从时间上来讲，马恩最初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在他们参加社会实际斗争的1842年之后，这一时间问题关系到他们如何接受费尔巴哈影响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在马克思由于参加社会实际斗争而使他的黑格尔哲学观念发生彻底动摇时产生的。^[10]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显示马恩的确受到了费尔巴哈很大的影响，1843年至1845年前，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和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起了积极的作用。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以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论述了国家问题，并试图在人类解放问题上试图超过费尔巴哈。到马恩合著《神圣家族》之时，两人对费尔巴哈的推崇达到了最为热烈的时段。然而，到《提纲》的时候，开始标志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决裂，再从《提纲》到《形态》的半年左右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研究了费尔巴哈哲学，两人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形态》对费尔巴哈的彻底批判完全建立在初步形成的新世界观哲学基础之上，在《提纲》中还仅限于稍微提到一笔。即是说，《形态》之所以最终结束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是以新世界观哲学来完成的。在这里，马恩二人不再仅仅依靠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运用它们自己的伟大思想创造，实践的发展和思想的深入使得他们运用自己的批判武器来对费尔巴哈进行深化、具体的批判。总之，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彻底批判关系到了新的世界观哲学的确立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哲学时代取代了旧的哲学时代。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马恩在《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中集中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章既是整本书的核心内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起来的基础论述所在。《形态》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规律、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生产方式的变化，尤其是私有制形式的更替、社会形态的变更、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化等重大问题。《形态》中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书写，从根本上区别开了新世界观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在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人”当然是哲学意义上的，不是其他研究人的具体科学所规定的“人”。但是，与以往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是“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1]在马恩的《形态》中，不仅使得人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中的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出现，而且强调了这种统一在于人的社会

（下转第290页）

抑郁症、焦虑症、行为异常、药物滥用都在上升^[1]。因此，西方社会在主张儿童参与式提倡儿童、青少年有权进入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决策层或者决策范围，认为这是保障儿童权利的有效方式。目前，西安市的儿童参与可能还不能达到西方国家倡导的这种方式，但并不是说西安儿童不可能在城市建设中进行儿童参与。儿童参与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中儿童参与与城市建设的方式是不拘一格的，是多种多样的。西安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在这一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逐次开展，一是鼓励儿童利用空闲时间积极主动参加各项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可以是体育方面的、也可以是科学研究方面等等，例如，利用十四运的举办，鼓励西安儿童积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利用陕西历史博物馆鼓励儿童积极参加历史遗迹探寻活动，利用公共空间健身跑道鼓励儿童积极参与健身活动等，一些年龄尚小的儿童鼓励在家长和幼儿园老师的陪伴下多多参与游戏活动。二是鼓励学校培养学生生活话语表达能力，通过学校有组织的活动培养和提升学生权利意识，为积极加入到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做好铺垫和准备。三是联合一些学术研究团队，通过“大手拉小手”等活动，鼓励儿童参与西安市儿童友好城市的问卷调查设计和调查活动，促进儿童对自身权利不断提升。

对于西安来说，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说它是机遇，因为国家确定在2025年之前国家要打造100个儿童友好型城市，西安的风土人情、居住环境、人文素养、城市建设在很多方面对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具有有利条件。说它是一个挑战，是因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需要政府主导、社会协助、儿童参与，涉及理念更新、资源融合、部门协作等等，而且距离2025年的时间是紧迫的，这就需要政府、学校、城市规划、儿童权利保障等主体部门携手共促。当然，西安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过程中也要防止西方一些城市出现的建造了一些场馆和项目，在设计中也考

(上接第287页)

实践。马克思把物质性的生产活动当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而以这种活动为主的社会实践则成为解决上述哲学基本问题的关键和科学地确定哲学对象的依据。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自己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绝不是偶然的。

人作为社会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使人的生活、存在和历史无不带有主观的目的和意识的因素。人的意识、思维一经产生就会制约人本身。实践使人成为上述主体的同时，既改造了人类自身，又使得人能够认识、把握和改造在人之外存在的客体。正是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与以往哲学的有了根本的区别。在费尔巴哈那里，客体对于主体是外在的、抽象的、不能为主体通过实践来改造的对象世界。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2]在对现实的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或进行革命的实践问题上，费尔巴哈的哲学有唯物主义的前提得出了唯心主义的结论。然而，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在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3]这种“生活”在《形态》中主要被理解为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主的社会实践及其发展过程，阐明了只有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才真正是哲学对象问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最高方面，经由它才能对哲学其他基本问题作出最高的概括。这种概括是科学的，从这种概括来理解哲学的全部问题就有着前所未有的丰富内容。马恩在《形态》中表明，对客观世界特别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的说明，不从它们的辩证运动、矛盾发展和过程来说明，即脱离了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变成了空谈。马克思在《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表明了辩证法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很是重要，对客观世界

考虑了青少年的需求，但却没有考虑一些活动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将这些场所与儿童其他日常生活需求有效结合起来，防止各部门在实施中出现割裂，并且将这种割裂发生在每个层面上。防止孤立的专案、和计划实施。

参考文献：

- [1]转引自长沙市“儿童友好型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相约未来——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与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7-8.
 - [2]人口总量持续增长 城镇化率稳步提高[EB/OL].[2022-09-23]https://mp.weixin.qq.com/s/Q19-8goAh65sjX4FFx6YOA.
 - [3]李婷.时代背景下西安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研究[D].长安大学，2020年4月.
 - [4]李兰，蒋彦虹，郑启迪，侯全华，吴焱.西安市儿童友好型城市公共服务空间绩效特征与规划调控[J].规划师，2022(6):79-87.
 - [5]转引自[澳大利亚]布伦丹·格里森，尼尔·西普主编，丁宁译.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24.
 - [6]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2021-9-30]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0/t20211015_1299751_ext.html.
 - [7][澳大利亚]布伦丹·格里森，尼尔·西普主编，丁宁译.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32.1
- 作者简介：王红梅，女，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注：本文为2022年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西安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2ND148），2022年宝鸡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宝鸡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研究（项目编号：BJSKZX-202269）阶段性研究成果。

尤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说明，离开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前提，那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最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完成的，没有形态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绝妙的统一就很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而得以全面的实现。哲学能否取得新的进步就在于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无统一，实际上，历史观一旦具备了唯物主义，它也就必然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确定和巩固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特征和它的创立就直接表明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统一使得历史观更是整个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直接把握了历史观领域中这一牵动整个哲学全局的统一问题，进而把哲学引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局面，一个新纪元。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2页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7页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7页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页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